

百集系列电视剧——中国大案录

西安 大追捕

华龄出版社

99816

I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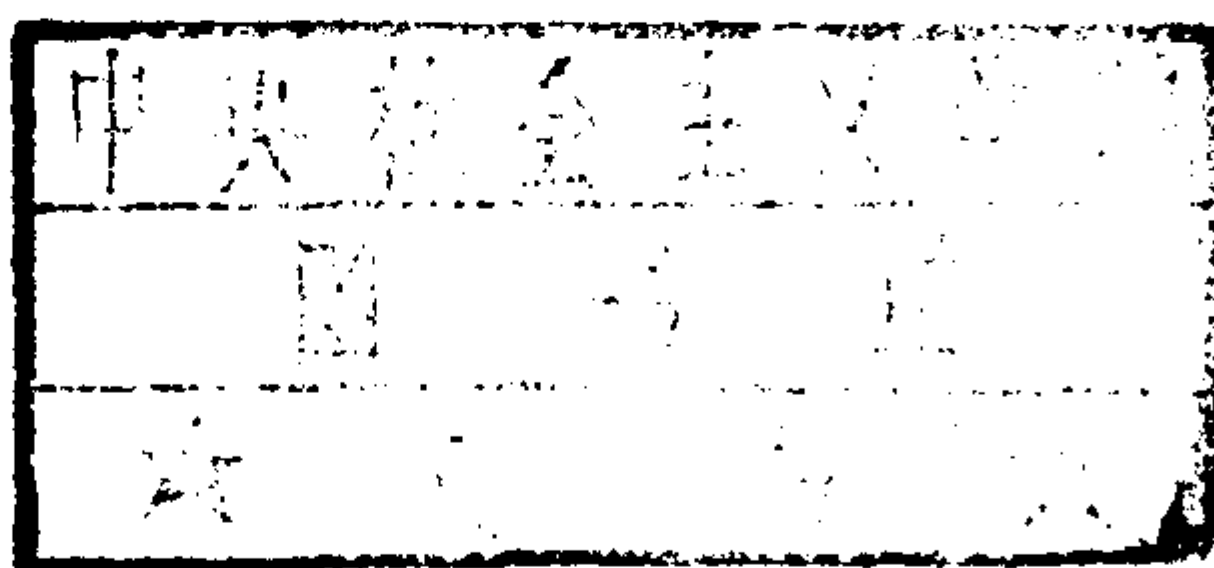
702

百集系列电视剧——中国大案录

西安大追捕



200417021



华龄出版社

真 实 再 现

陈胜利

一直忙于镜头，实在疏于文字，为他人作序，尚属首次。迫于主编“追捕”，只好伏首归案。

不知何时，不知为何，中国的观众对大案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有人说“你导演的《九·一八大案纪实》就是祸根”；也有人说“你搞乱了视听，混淆了真假”。真实能够再现吗？再现了难道还是真实？人们究竟感兴趣的是真实还是大案？在一连串理论问题的纠缠下，我和我的朋友们变得越发糊涂，于是就更加生猛。1995年山东导演唐敬睿披挂上阵，在古长安城开始了“西安大追捕”。不曾想他出师不利，待他翻开那血淋淋的卷宗，自己已吓得灵魂出窍。还记得他那次在西安见我，张口便说：“饶了我吧！我无法理解那些人类渣滓，为什么如此残忍？真实太恐惧了，我不能再走你的老路。”几个月过去了，他熬战了一个燥热的夏季，终于完成了他不想完成的“西安大追捕”。当我和朋友们坐在屏幕前，再看这部作品时，我们好像又一次经历了“西安大追捕”，大家的心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真实再现了！

邪恶与正义，生存与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

想这可能是人们关注大案的因由。真实也许不能再现，但是重新唤起人们的记忆，点燃那已逝去的情感，讴歌英雄，仇视罪恶，这种真实，必定能够再现。

两年过去了，出版社的朋友们还想通过文字将那种真实再现，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把罪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人们永远记住英雄们的辉煌。在这本书出版之际，仅向参与“西安大追捕”的警界英雄们以及拍摄此片的同仁们表示最崇敬的致意！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于北京小七条

目 录

西安大追捕 周力军 著(1)

1986年10月20日下午,古城西安发生命案,一死一伤。至此,引出了轰动全国的魏振海杀人案。罪犯的凶残、狡猾实属罕见。魏振海在被捕逃脱后,我公安人员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追捕。在备尝艰辛之后,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历经数度寒暑,一波三折,终于将罪犯全部辑拿归案。

“打拐”第一案 周力军 著(190)

山西朔州市平鲁区公安局接民工报案,有人在大街上贩人。公案干警紧急出动,揭开了“95”打拐的序幕,我公安干警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举破获了一个特大拐卖妇女集团。

附：一个女人贩子临刑前的自白

..... 周力军 著(279)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敏这个参与拐卖妇女的罪犯，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坠落为一个拐卖妇女的主犯。是什么把她从人变成“鬼”的呢？请看她的《自白》。

阿斯林侦破手记 李旌珉 著(300)

通往银行金库的三道门逐一打开，金库里装百元券的木箱里的人民币，被人换成了一元券，银行金库丢失 250 万元人民币。兴盟公安处阿斯林处长接手了一个很棘手，很麻烦的大案。

西安大追捕

周力军 著

上部 侦破篇

刑事侦破工作，就是要立足于现场，充分利用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信息，经过严密的逻辑加工，进行合理的分析综合，去芜存真，拨开迷雾，直至找出真凶。这是一个层层剥笋的过程，一个磨砺心智的过程，一个检验智商和技术高低的过程，一个考验意志和体力强弱的过程。

——刑警手记

案发古城

1986年10月20日，原本是个与往日没什么区别的日子。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是因为天空下着细雨，使一切看上去比平时更加迷蒙。

中午1时30分左右，一架巨大的东方航空公司的客机在

西安机场徐徐降落，宁静的空气被尖利的啸声撕裂。迎接亲友的人们从候机厅巨大的玻璃窗望出去，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阵后，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从上海赶来的旅客鱼贯而出，他们大概没有料到西安的天空有雨，下了舷梯便撩开碎步急急地跑向候机楼。

廖苇丽随着人流走出机舱，她抬头看看阴雨濛濛的天空，脸上略显不悦。她没有太多的行李，便把手中的提包顶在头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着。白色风衣随着她的奔跑不停地摇摆着，因为衣带扎得很紧，使她看上去比平时更加苗条，从风衣下摆里露出的驼色呢子长裙，在她脚边跳动着，使她的动作显得更加飘逸。单从外表看，不认识的人根本想不到她已经过了30岁，只见她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从鬓边十分平顺地捋过去，在脑后挽成一个圆圆的发纂。廖苇丽的皮肤保养得十分细嫩，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的父亲原是上海滩上一位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又是省军区一位老首长的儿媳妇。这样的家庭环境，给她提供了养尊处优的条件，同时也造就了她颐使气指、胆大任性的脾气。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是为她而准备的，如果不是3年前她丈夫出了事的话。

在“严打”中，她丈夫因为流氓罪被判处7年徒刑，此刻正在某地服刑。正值青春年盛的廖苇丽自然无法忍受空守闺阁的寂寞，顺理成章地与一位澳门商人发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位商人名叫程金文，原来也是西安市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去澳门继承了一位远房长辈的遗产，再回到西安时，就摇身变成了海外华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程金文非常清楚在这块土地的地上、地下都藏匿着大量的珍

贵文物。于是他回来了，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哥哥程金学。哥儿俩利用在当地人头熟的优势，靠出卖祖宗的遗产发了横财。为了使这项一本万利的买卖长期顺利地做下去，他们需要一位更有权势更有路子的人来相助，这个人就是廖苇丽。

物色到廖苇丽以后，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程金学负责在西安坐地收购，然后交给廖苇丽夹带到上海或广州，再由程金文在那边寻找海外客户，迅速出手。这是个非常严密的“一条龙”作业线，从入手到出手，一般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可谓环环相扣，万无一失。然而，多行不义者总归是要漏馅的，就在10天前，程金文在交易中被上海公安局吴淞分局连人带赃一举抓获。无奈之下，廖苇丽只得飞回上海，试图利用她在当地的旧关系左右疏通。此刻的她，正是刚从上海归来。

很显然她在机场里有很多熟人，一路上不停地与那些身穿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打招呼。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男女拿着旅游图拦住她，大概是在向她问路。她指指点点地解说了好一会儿，外国人有礼貌地道声谢，背着巨大的行囊离去了。她继续向外走着，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便转身走进大厅一侧的电话间，拿起电话机，伸手拨了一串号码。

接电话的人正是留在西安等候消息的程金学。此刻，他正躺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客房床上，身边半睡半醒的是他的情妇，某县秦腔剧团的青年演员魏文华。

程金学从桌上摸起眼镜戴上，操着半土不洋的腔调：“哈喽?!”

“程金学，你又犯酸啥呢？我是苇丽！”廖苇丽皱着眉头

抢白对方。

程金学坐直身子：“哎呀，是你呀！你还在上海吗？”

“我刚回来，在机场呢。”

程金学迫不及待地问：“我弟弟那事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来？还有，带去的那批货……”

廖苇丽有点不耐烦了：“好了，见了面再说！你现在马上到我家去一趟。”

“好的好的，一个钟头内我一定到！”

廖苇丽放下电话，走出电话间，看了看手表，似乎有点儿不相信似地又抬头望望墙上的大钟，钟面上的时间是下午1时50分。

程金学放下电话，用胳膊肘捅捅魏文华：“喂，苇丽回来了，走啦，去她家啦。”

接着掀被下地，开始穿衣。他今年50多岁，稀疏的头发抹得油光锃亮，配以布满皱纹的灰黑色的瘦脸，使人一望而知是个一夜之间暴发出来的“土财主”。魏文华背对着他，没有动弹，显然她对电话里的内容不感兴趣，闭着眼想继续睡下去。

程金学看看她，一边系着领带一边提高嗓门不耐烦地说：“喂！听到没有？快起来啦！”

魏文华身子动了一下，但依然闭目说道：“我就快要生了，身子倦得很呢……”

程金学上前一把将被子扯开，指着她的大肚子说：“看看你自己这个样子呀，一点点用处也没有！我当初就讲啦，不能要不能要，可是你偏要，现在怨哪个啊？！”

魏文华委屈地嘟哝着：“不管咋说，不也是你的肉？！”

程金学眼一瞪：“哎呀！快一点啦，唠唠叨叨！”

魏文华叹口气，不再多说什么，行动笨拙地起身下床。她已怀有 8 个月的身孕，肚子挺得老高，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到梳妆台前。她今年刚满 26 岁，长得眉清目秀，虽说脸上布满了蝴蝶斑，但仍掩不住往日的俏丽。

“前几天我用美元换了一些人民币，有 30000 多块，怕在这里不保险，就放在苇丽家了。要是让她看见就不好啦，得赶紧去取回来，你倒是快一点的啦！”程金学在一旁催促。

魏文华闭着一只眼，正在仔细地描着眼线：“她要是不让拿呢，咋办？”

“所以要赶在她前面过去的啦。哎呀！你倒是快一点，那张脸再画也画不出花来的……”

好不容易等魏文华收拾停当，二人向门外走去。出门前，魏文华从衣帽架上扯下一块头巾戴上，程金学也顺手拿起一把雨伞，门在他们身后“嘭”地一声关上。

廖苇丽乘坐的红色达契亚出租车稳稳地停在小寨东路省军区家属院大门外，她下了车，将钱从车窗递给司机，说了声道谢的话，然后匆匆走进院子。她没有留意到，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停着一辆银灰色尼桑出租车，司机一边百无聊赖地擦车，一边不时地向院里望去，好像在等什么客人。

因为刚过上班时间，院子里没有人，显得格外宁静。廖苇丽住在一号楼二层的一个单元，这是她公公的房子。老人离休后回到老家定居，这房子就一直由他们小两口儿住着，丈夫入狱以后，就只剩下她一人独守。行到楼口，她看见门前站着一个穿雨衣的小个子男人，雨帽将那人的脸遮去了一半。

雨比刚才大了，廖苇丽头发上粘满细细的水珠。她用手遮住额头，匆忙间看了小个子男人一眼。那人似乎有些不安，向楼门里望了一眼，想拦住她，却又犹豫着将脸扭向一边。

廖苇丽进了楼，一边跺着脚一边从衣袋里掏钥匙。来到二楼门前，用手捋去头上的雨水，又将衣服掸了几下，这才捏着钥匙开门。这时，她发现门锁被撬开了，露着崭新的木碴，心里有些纳闷儿，但却没往坏处想，还以为程金学比自己先到了，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一句，大声喊道：“程金学，你搞什么呢？开门！”

她听到屋里传出低沉的答声，等了片刻却不见有人开门。她不高兴了，用脚将门踢了一下：“你倒是开呀！”门很沉重，好像被什么东西顶着。她埋怨着：“程金学，咋把门搞成这样？！”说着，用肩膀使劲将门推开。门被一只翻倒的椅子顶着，她从门缝里勉强挤了进去。

猛一抬头，只见一个身着警服的男人面对面站在自己面前，她不由得吓了一跳，出了一身冷汗。也许是那身警服使她放松了警惕，也许因为一时反应不过来，她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已经来临，而是用恼火的口气问道：“你是谁？到我家来干啥呢？”

那人手上戴着一双白手套，提着一只黑色提包，听她发问，便不动声色地答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男人犯了事儿，我们是来收缴脏物的。”

廖苇丽一听此话，知道对方显然在撒谎，这才慌了神儿，脚步悄悄向后退去，张口想喊。还不容她发声，一只同样戴着白手套的手从她身后伸过来，一把卡住了她的脖子。几乎就在同时，她感到腰部一阵麻木，她本能地去腰间摸了一把，

抬起手，就看见满手沾的都是自己的血。

以后的数秒钟内，廖苇丽唯一的感覺就是自己的腰、腹、臀等部位连续不断地受到一下又一下的重击，直到她听到了魏文华的叫门声。

就在廖苇丽进门时，程金学和魏文华也乘出租车来到了军区家属院前。下车后，程金学说自己肚子饿了，掏出钥匙递给魏文华，让她先上楼去，如果廖苇丽还没回来，就把放在大衣柜里的黑色提包取回来。说罢，他钻进路旁一家小店要了一碗凉皮吃了起来。魏文华去不多时，忽又急匆匆地回来了，神色不安地对程金学说：“我咋觉得怪怪的呢？”

程金学抬头望着她：“怎么啦？！”

“苇丽家楼下站了一个人，我觉得好像要出啥事呢……”

程金学皱眉道：“哎呀！你有神经病啊？！快去啦！”说罢，埋下头大口吃着。

魏文华无奈，只得撑着伞再次进了大院。一边走，自己也就觉得好笑，是呀！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会有什么事呢？！尽管这样安慰自己，她走到楼门口时，还是忍不住想看清那小个子的脸。但那人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将脸扭向一侧，装出等人等得不耐烦的焦急样子。魏文华没有停步，与那人擦肩而过，径直上了楼。

来到廖苇丽门前，她没有用钥匙直接开门，而是大声喊道：“苇丽，苇丽！开门！是我！”

突然，身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她猛地推进屋去。惊慌之下，她就看见廖苇丽满身殷红，倒在血泊之中，两个男人凶相毕露地逼上来。她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事，本能地用双手护住隆起的腹部，绝望地大喊：“我怀孕啦！我有8个月的

身孕呀……”

喊声未落，一支自制手枪已经顶住她的太阳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更没有任何犹豫，“啪！”地一声，子弹已经钻入头部。她身子一歪，无力地倒在地上，血从伤口汩汩地流淌着，她最后看了一眼双目紧闭的廖苇丽，随后就陷入了无边的黑暗里……

程金学吃完凉皮，抹着嘴算帐的工夫，无意中向军区家属院望了一眼，就见从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出3个人来，其中一个穿警服的手里提着一只黑色提包。他觉得那提包有点儿眼熟，但却没有多想。那3个人匆忙钻进路边的银灰色尼桑车，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了院子，程金学才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只见一号楼前围了很多，大家正慌慌张张地忙碌着。他走到近前，向围观的人们打听，可谁也说不清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七嘴八舌，东拼西凑才使他大概了解到，住在2楼的廖苇丽家出事了！廖苇丽身受重伤，另一个大肚子女人挨了一枪，当时就断了气。

听到此，程金学猛地想起刚才跑出去的那3个人，明白了为什么那只黑提包看上去那么眼熟。一股凉气从他脊梁上一窜而起，真顶秃亮的脑门儿。

一位军官从楼上下来，焦急地冲众人喊道：“怎么搞的，救护车还没来吗？”

话音未落，就听到了救护车由远及近的鸣叫声，军官又冲人群喊道：“快！再上来几个人，帮帮忙！”

几个年轻人从程金学身边走上前去，跟着军官上了楼。

白色救护车“吱”地一声停在楼前，车门打开，两个男医生和一位女医生从车上抽下两副担架向楼里跑去。围观的

人们纷纷退避，让医生进了楼。

紧接着，数辆警车也鸣着刺耳的警笛开进大院，车未完全停稳，五、六名身着便服的公安干警就冲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楼里。

邻居一位老太太大概是第一个发现这一凶案的人，这使她有资格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人们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我听到一声响，还以为是打雷呢，心里还琢磨这雷咋就这样响？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只见小丽那孩子浑身是血呀，就在我家门前趴着哩。老天！我吓了一大跳，急忙下楼叫人，正好蔡管理员从楼下路过哩……”

随着老太太的讲述，众人不停地变换着面部的表情。两位大嫂不时地插上一嘴，大声补充着个别细节，靠她们太近的人就分不清脸上那凉凉的是雨星还是唾沫星。程金学脑子里想象着当时的情景，不由得一身又一身地起着鸡皮疙瘩。他庆幸那碗凉皮子救了自己一命，如果不是肚子突然就饿了，恐怕现在大家议论的就是他了。

有人喊：“来了！来了！抬出来了！”

这时，人们已顾不上再听老太太的唠叨，一齐拥到楼门前，但随后又退了回来。程金学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尖向前望去。只见第一副担架抬出来了，白布单一直盖到廖苇丽的颌下。她此时已处于昏迷之中，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女医务人员紧紧跟着担架，一手高高地举着输液瓶，另一边的腋下夹着氧气袋。

“闪开，快闪开！”她嘴里不住地喊着。于是人们便自觉地闪开。

第二副担架也抬了出来，这是魏文华。只见她连头带脸

罩在雪白的布单下，腹部高高隆起。程金学拨开人群，想挤近些最后仔细看她一眼，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退了回来。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担架上，没人注意到他，这使他放下心。远远地望着魏文华被抬上救护车，车门“嘭”地一声关上，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儿：恐惧、庆幸、伤心、惋惜。

救护车飞快地开走了，程金学的脑子也开始飞快地盘算。尽管他早已对魏文华失去了兴趣，巴不得找个碴将她从身边撵开，但她这样不明不白被人杀了，确也让他十分不安。他想走进楼里，将自己见到那3个人的情况告诉警察。但转念一想，这样主动找上门去，肯定会牵扯到里面，那就难保不会暴露自己走私文物的罪行。像他这种人，最怕的莫过于跟警察打交道，平时躲避唯恐不及，何况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权衡再三，他认为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得远远的，只当这件事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想到此，他镇静了一下，趁大家不留意，悄悄溜出了大门。

坐在出租车里，程金学又觉得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溜掉，于情于理都太过分了。尤其是那30000块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送给了杀人犯，实在叫他心疼，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也算是对自己良心的一点安慰。想到此，他让司机掉转方向，朝魏文华姐姐家开去。

不巧得很，魏文华姐姐家门上挂着一把铁将军，程金学心有不甘，扒着玻璃窗望着，在门前焦急地等着，最终还是没人。无奈，他只得从衣兜里掏出纸和笔，急慌慌地写道：

大姐：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文华她被坏人杀死了，我感到非常痛苦，希望你们也节哀。我和文华在小廖家存放

了 30000 元钱，你们到公安局去讲一声，等破案后可以要回来，作为文华的丧葬费吧！我走了，不多写了！

写毕，他又从怀里掏出 200 元钱，与纸条绑在一起，从天窗扔进屋里，然后匆匆地溜走了。

再发枪案

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的是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干警们，他们担负着全市重大刑事案的侦破工作。

廖苇丽家没有安装防盗门，这样罪犯费不了多大劲儿就可将门撬开。木门上，留有十分明显的撬痕，牛头牌暗锁斜吊在门上，门框被撕裂，露出鲜明的木碴。靠近门口的地面上，用白色粉笔画着当时死者和伤者躺卧的位置，大滩的血迹还没有完全凝固，白墙上也存留着大片喷溅般的血点。靠屋角的钢琴琴盖被掀开，散乱的曲谱飘落在地，沙发被掀翻，座下的木板被撬开。

侦察员朱瑞华小心地搬开沙发，从后面发现了一根撬杠，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拿起来，仔细审视着。这是一根用螺纹钢打制的鸭嘴形撬杠，一端又圆又尖，另一端却呈扁鸭嘴形。他把撬杠小心地装入塑料袋内。

大案科科长卢振田单腿跪地，仔细扒拉着冰箱下面。蓦地，一枚小口径子弹的弹壳骨碌碌地滚了出来。他小心地捡起，凑近鼻子，闻了闻残留的火药味儿，递给朱瑞华道：“我看就是这颗子弹打死了那个大肚子女人。”